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三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端明一

孔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五代史趙鳳傳班在翰林學士上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任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同上

左右司二

孔郎中各一人從五品上員外郎各一人從六品上掌付諸司之務舉稽違署符目知宿直為丞之貳百官志隋廢左右司貞觀元年復置

左右司郎中龍朔元年改郎中曰左右承務永昌元年復置員外郎同上

以詳整稱職武元衡德宗時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稱職

宣慰江淮潘孟陽傳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宣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游山寺而已

會府藂委之任杜牧行右司皇甫鉟制

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同上

彌綸省闥奚陟歷金部吏部員外郎左司郎中彌綸省闥

精簡舊史劉洎上疏尚書省詔勑稽停文案擁滯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所以郎中折奪唯事咨禀且宜精簡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畧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

常侍 三

白獻可替否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累清談晉鄭默為散騎常侍世祖出南郊侍中正陪乘詔曰使鄭常侍謂默曰卿如何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非其好七賢傳高貴鄉公以阮籍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辭大不辭小周處除楚內史又徵為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郡珥貂蟬　備顧問掌侍從孔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百官志中書省右散騎常侍二人同上八貂之列白居易薛戎制近侍之列騎省為貴歸登制上備顧問應對之

選列言語侍從之臣同上職規諷李渤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如罷之討元濟李愬憲宗討吳元濟以愬檢校左散騎常侍條擿失政鄭綮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擿失政衆讙傳之每以詩謠託諷綮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備顧問鄭畋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在南宮六卿之下馬允孫傳時劉昫亦罷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允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今班在前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僚中丞大夫就班脩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癡兒

豈識事體五代史

丹墀文陛之內貂羽金蟬之榮杜牧制

置笏在陛崔元亮拜右散騎常侍鄭注誣宋申錫逮捕倉卒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由此名重朝廷

勸順納諫諍歸登陟右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銳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為讜言

貂却開元已後鄙常侍此官者朝中謂之貂却出南部新書

珥貂白居易孔戣制可使珥貂立吾左右隰朋劉向豈遠乎哉

垂璫夾乘之官元稹裴向常侍制周文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襪者我知之矣左右前後無非令人子欲用為垂璫夾乘之官以代吾盤盂韋弦之戒不亦可乎

給事中　四

夕郎 漢官儀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名儒 國親 後漢胡廣曰給事中掌侍從左右位次侍中或名儒或國親

宜在左右 晉武詔燕王師劭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敦儒訓可給事中

孔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 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洪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李絳奏駁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三司

給事中之職 凡制敕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與侍中裁退之不專掌侍奏讚詔令而已白居易鄭覃給事中制 百官志三十八

從當世賢士游 宗室琟好從當世賢士游賙人之急累擢給事中

數上言陳當世得失 薛元超遷給事中數上言陳當世得失帝嘉納

太宗兼將相

事張行成還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是不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禹伊呂而四海安漢高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上疏臧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

撰三教珠英

徐彥伯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

還詔

狄兼謨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吏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悍

諫作景龍觀

韓思復入為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除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

批敕

李藩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

封駮稱職

郭承嘏進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

還詔書且言承敞數封駮稱職宜在禁闈帝謂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

還詔議皇甫鎛崔祐甫子植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廩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㑑雖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罷鎛鎛懼而止

時稱其直薛存慶五遷給事中與韋洪景封駮詔書時稱其直

馬前臚傳詔旨齊映擢給事中映為人白皙長大言音鴻與故帝令侍左右或馬前臚傳詔旨

以士人直曹關播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刓脫為姦播悉易以士人時避其法

請留給事左右呂元膺擢給事中俄為同州刺史既謝帝建問政事所對詳諳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在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洎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給事左右

駮奏無私盧鈞遷給

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無私

力于治李憕三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仕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

兼學士陸堅以給事中兼學士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贊

仗内供奉閣朝隱性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賞遷給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后病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使謟如此

瑣闈白居易實易直制俾升瑣闈以備顧問

賦詩悼痛王維安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悲詔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

救狄仁傑李嶠遷給事中會來俊臣誣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閏州司馬

議

事惟允還給事中李華崔沔集序又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同上崔沔集序以勞召孟簡遵觀田以勞召為給事中論事有迴天之力張元素還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元素上書即詔罷役賜絲二百匹魏徵名使挺開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著樞機論徐彥伯進給事中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言語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見言語門執詞頭謁宰相潘史表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謁宰相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中書舍人五

白夙夜出納朕命唯允　廻翔青瑣典掌紫泥以紫泥封詔書
咨爾才華掌兹綸詔啟廸厥命潤色帝謨出納絲綸發揮訓誥親奉聖
旨職司王言職在禁闈典兹樞機當盛明之朝居清切之地徐邈文儒
謝安舉為中書舍人劉超忠慎晉劉超出納王命忠慎清苦當若日之朝掌如
綸之誥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預顧問　多補益　出命書　告經
傳　掌文瀍　主呈奏孔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
奏叅議表章凡詔旨制勑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
則署行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

忘誤制敕既行有誤則奏改之百官志以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誥顓進畫給食于政事堂其餘分署制敕同上開元初以他官掌詔敕策命謂之兼知制誥肅宗即位又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兵興急於權便政去臺閣決遣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析六曹之奏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臺閣常務州縣請奏復以舍人平處可否並同上綸閣之職白居易裴度除中書舍人制度以茂學懿文潤色訓誥體要典麗甚得其宜拖之四方朕命惟允況中立不倚道直氣平介然風規有光近侍臺郎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其授禁職同上崔羣制端厚和敏飾以文學溫溫忠敬得侍臣之風自列內朝兼司誥命事煩而益密職久而彌精寵以正名式光禁職與三代同

風　元稹沈傳師授中書舍人制煥有文章務為詞誥使吾禁中無漏泄之患而朕語言與三代同風勸亦至矣

列上五事　高馮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

一人足辨我事　孫處約始名道茂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令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辨我事止不除

今事問琳　崔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

為文華婉　崔融進鳳閣舍人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

雖大詔令未嘗著藁　韋承慶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藁

兄弟自相代　韋嗣立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問曰爾父嘗稱二子忠

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令**不能得一辭**陸
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本傳 餘
慶遷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敘上**頗見納用**韓思復遷
恐懼不能得一辭降左司郎中 中書舍人
數指言得失**詔令嚴促皆又草定**李乂遷中書舍人韋
頗見納用 氏之變詔令嚴促皆
又草**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李嶠為鳳**居官鯁正**宋璟
定 閣舍人 遷鳳
閣舍人居官鯁**舍人思若涌泉**蘇頲拜中書舍人時瓌
正武后高其才 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同在禁北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
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
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
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當草詔**張九齡進中
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文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
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天下公器先德望後

勞舊令登封告或千載之絕典而清流偏於殊恩晉吏乃濫章戟恐制出四方失望本傳

屢獻讜言 蘇珦子晉先天中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之定屢獻讜言天子嘉允

名相甲乙 席預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

解事舍人 齊澣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告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諮之時號解事舍人

開元後制詔者稱常楊 楊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制詔者稱常楊

分押六曹尚書 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曹尚書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

譽重一時 常袞為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

一坐失色 武儒衡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

親擇良笏與 李絳遷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目曰異時齎頼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

勸聽覽 高鉞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覽以示優勤帝納其言賜錦綵

鄭注以醫術侍 高元裕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注以醫術侍注愧憾

最宜為誥 王仲舒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門哉吾久棄外周知俗利病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

罷統軍用麻 鄭絪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都統視六尚書以處功臣竇文場侍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絪當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書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於令也帝悟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

鳳閣王氏 王徽昆弟四人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

閣王氏

求降外官增父秩 孫逖遷中書舍人是時父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為代言最 孫逖開元間蘇頲齊澣等及逖典詔誥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偪下之甚 閣王昶立太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閣王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愧

諫議大夫 六

事具諫門

白諫臣

秩惟大夫 職司諫議

朝夕論思 出入討論

明經 漢韋元成以明經拜諫議大夫

獻頌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拜諫議大夫

耳目之官 獻納之地

公忠

謇諤 獻替獻可替否 司諫盡忠 當休明之代居言用之詞 出諫官

為郡漢出諫官為郡守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本朝上疏曰陛下憂人出諫官為郡甚大患也所謂憂末而棄本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孔門下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百官志 中書省右諫議大夫四人同上 諫者救其源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組傷女工奢侈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王為之故諫者救其源及其横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真諫官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為規箴

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

顧竭狂瞽

王珪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德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乃進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

論晏朝事

李渤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閤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羣臣皆布露䟦倚夫䟦倚形諸外則憂思結於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

論諍堅苦

張仲方李程輔政引為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為減三之二

數上章言得失

韓洄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

論鄭注

郭承嘏為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

宗以注為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本傳

權近側目

高適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

條上四事

孔戣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榷酤為州縣弊憲宗異其言史

諫穆宗

崔鄲穆宗荒於游畋内酣蕩昕曙不能朝鄲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于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頼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

救宋申錫

王質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閤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悟申錫得不死

爭神策仗衛殿門

馮定遷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

羣情灑然稱允

費直言穆宗召為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

詞

推黨魁後以諫議大夫在太和末詞推黨魁杜牧行高元裕制數共工之罪不敢
竞聰辯垣平之詐益彰漢德一品集授元晦諫議大夫制魯公藏器
莫如賓革於左右漢后幄
檻孰若列雲於公卿同上登於文陛是用命爾登於文陛分左右
而備箴諫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警予之
闕分左右而備箴諫思見大德骨鯁正直者
丈議論通古今喟然動上心所以
增其秩而厚其祿也鄭朗大夫制大臣之任諫議大夫大臣之任
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蹇諤之地
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
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
之闕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器贊皇一品制集興
草茅處諫諍官陽城拜右諫議大夫既與草茅處諫諍
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命他

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餘見酣醉門

李景儉 為諫議大夫性矜誕醉至中書

真諫議 蕭鈞累遷諫議左武侯屬盧文藻跳踉盜廩財高宗以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因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

能盡規 鄭覃累諫議大夫穆宗不恤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強覃與郎等廷對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閤中殊不欽欽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起居 七 修史附

白左史右史 起居郎一曰左史起居舍人一曰右史

記言記事 晉起居注古者天子

立司書灋不隱董狐古之良史執簡南史氏執簡以往諸侯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過之史禮必書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

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周内史官掌三皇五帝之書

有善則記之為惇史史載筆士載言禮春秋之旨謹

而月之謹而日之穀梁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序絶書掌紬

史記漢書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為太史令掌紬史注云紬謂綴集之為一代之典

王允將殺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之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

書流于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黨復蒙訕議記注周室既衰官失其守上之

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春秋序

廣記備言左氏序曰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闕文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傷今無其人

勿籍王謂羣朔曰非禮也勿籍王書

詳略

筆削

撰史求貸晉陳壽字承祚作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嘗謂其子曰與我千石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遂不為作傳

孔

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冬以授史官百官志貞觀初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

殿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同上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唯編詔書不及他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太和九年詔入閤曰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同上貞觀三年置起居郎廢舍人龍朔二年曰左史授元年亦如之同上

帝索起居注魏謩為起居舍人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

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

奏東封記 韋述張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

獨直兩省 權德輿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之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似卿者未得其人爾

入仗内射禽 呂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内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鶡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故勢不得不廷使飛鏃于前同獲獸之樂或判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繼臨罪于污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

賜羣臣十日一燕 孫逖為起居舍人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

天成玄澤維南有山陽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遂序所以然操筆赤墀下李讓夷累遷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淑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乃決用讓夷咨質所宜周墀遷起居舍人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寘為天子欽矚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百官志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紀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

郎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同上

良史君舉必書于休烈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馬有德之君不忘規過

大盜後史籍燔缺于休烈于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等書二十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蕩皆盡請下御史叅史館所由求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疋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全休烈獻五代討論著薦章天子嘉之

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褚遂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訪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論所出無舛冒者

善惡記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

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職左史

杜正倫帝嘗曰朕生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之失非止損百姓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

史官權重宰相

朱敬則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藁史嘆曰董狐何以加之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國史記人君之善惡

李元紘初左庶子吳兢為史官譔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之善

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勅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詔可

言五不可

劉子元時宰相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乃奏記求能去因為蕭至忠言五不可曰今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令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不通行狀二不可令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令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著史通

始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

史有三長

劉子元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如舊

鄭惟忠甞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

詔兢集賢

吳兢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監領阿貴朋佞醜澤淫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硯筆楮與得成書詔兢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荆州司馬以史草自隨

今董狐

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誤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引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守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喜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嘆其直說

屢以情斷改辭曰向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為令董狐云**譙周陳壽之流**韋述先是詔修六典徐堅立意歲餘嘆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違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譔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宰相**紬續遂成文約事詳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咨訪蔣乂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分年譔次**蔣偕初柳芳作唐歷大歷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譔次盡元和以續云**三世踵修國史**蔣偕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天下多藏焉**倣編年灋為唐歷**柳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

可追刋乃推衍義類倣編年灋為唐歷四十篇頗有興闕然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譏訕

世史官

冕且世史官父子進居集賢院

唐興史官秉筆衆矣

唐興史官秉筆衆矣雖論著之人隨世䟽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汩汩有所未盡可為永慨者矣

舊史之文猥釀不綱

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邪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恃於後取當而行遠邪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已上賛

史冊褒勸所在

路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有宦官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刋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等皆上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

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列傳六十七

指事載功　李翺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諡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

人君不改史　周墀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　新書

請宰相人自為記　裴休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

請命

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王峻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取日歷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五代史

文端武淑還起居舍人崔沔集序

論時政記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自今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譔錄臣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孫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印至歲末送史官贊皇一品制集狀

修史體例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于朝聽事不顯于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首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同上

從宰相至延英馮定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

執政不悅省內舊制起居院在中書省內記事之官一時清選白居易蕭俛起居舍人制

補闕八

孔左補闕六人從七品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百官志右補闕六人同上參裨闕失魏謩為右補闕先是帝曰太宗得證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正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為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謂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謩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有才鑒張九齡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卒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泣涕諍申錫將係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元亮泣涕苦諍申錫得

不死

中外推其靖密

韋處厚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鄉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方士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以聞

人皆危之

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

有將帥器

樊澤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

諫近城為陵

姚南仲累右補闕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建陵其側乎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

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

辨鍾山壙中銘

鄭欽説歷右補闕通歷術初梁大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訾言水甸服黄鍾啟靈址瘗在三上庚隨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説欽説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數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搜韭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

辨宋申錫

韋温遷右補闕宋相宋申錫被誣罪不測温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悔咎耶率同舍伏閤切争由是益知名

諫上尊號

韋温羣臣請上尊號温諫曰今河南水江淮旱歎京師雪積五尺老稚顛仆此非崇飾虚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

直躬正辭

擢左補闕崔沔

請討懷光

裴佶帝幸梁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懐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

挺議鯁固

獨孤郁進右補

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孜孜獻納**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叅謝之際裴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令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悃而退舊史**彌縫其不至**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勑朕聞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彌縫其不至也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實難其人**司聰之榮**同上

拾遺　九

孔左拾遺六人掌供奉諷諫右拾遺六人百官志**多所救補**宗室漢敬宗侈宮室舶賈獻沉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

言切多所救補

諫取宗室女內後宮 魏謩為右拾遺李孝本誅死其二女沒入宮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奩㸐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陳譏之嫌帝即出孝本女

上書譏切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右方營明堂琱飾以為鐵鸑金龍丹髹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不報

謹視盜賊 陸希聲為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弊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能制

賜中上考 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剌客卒發大變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渡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與賜中上考

建言免江淮兩賦 白居易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憲宗頗採納

又 白居易歲滿當遷聽自擇官

有專對材 呂温擢為左拾遺犬戎謂和上問能使絶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

遺公 李勃以右拾遺召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為快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

諫作興泰宮 盧藏用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己也

誠意忠到 嚴挺之姚崇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不止挺之上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召

見延英乃命蔣乂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沈既濟召拜左拾遺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寡患不問不患無人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欽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顧寵吾名雷霆之下歸登為右拾遺裴元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寵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取聯書無所回諱聲振一時栢耆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

入質真擢左拾遺由是聲振一時

上疏陳政

獨孤及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陛下惟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禄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嘆而臣亦恥之帝不聽

言無回忌

王徽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規諷校獵

呂向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州向獻詩規諷

張說命其子拜孫逖

逖幼有文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又舉賢良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垍佳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許褒其文示逖

立階下大言

李邕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責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始自草茅

竇羣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薦羣侍御史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

諫晏朝 劉栖楚擢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頪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無叩頭待詔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

居職不樂 陳子昂擢右拾遺多病居職不樂

諫除授不由中書 薛廷老寶歷初為右拾遺與舒元褒李漢入閤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伏恐綱紀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元褒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舊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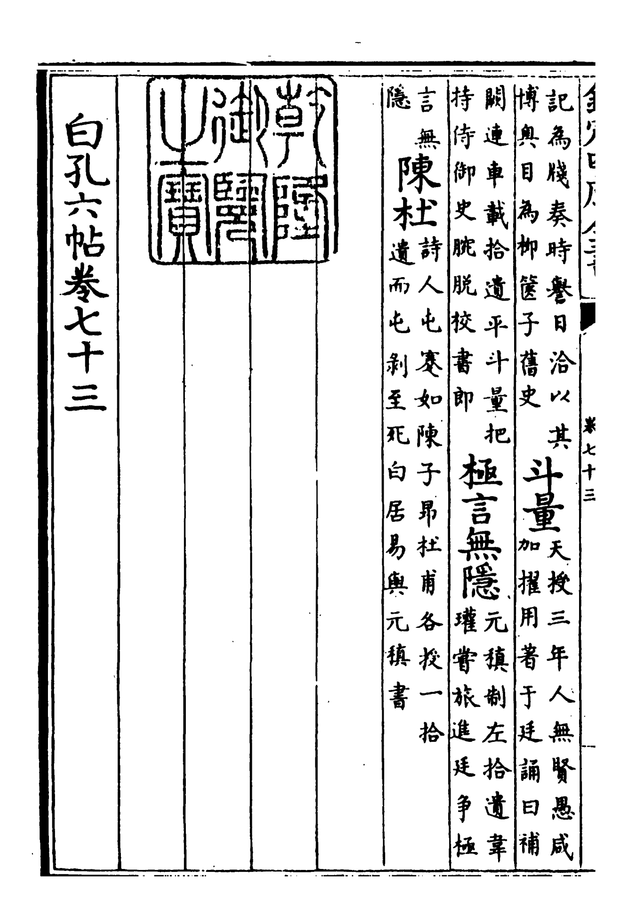
柳篋子 柳璨擢左拾遺公卿

記為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與目為柳篋子舊史

斗量 天授三年人無賢愚咸加擢用著于廷誦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持侍御史朓脱校書郎

極言無隱 元稹制左拾遺韋瓘嘗旅進廷爭極言無隱

陳杜 詩人也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也剝至死白居易與元稹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四 七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四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集賢學士一　御史大夫二

御史中丞三　侍御四

殿中侍御五　監察御史六

秘書監七　著作八

校書郎九　九卿十

太常卿十一　太常博士十二

光禄卿十三　衛尉卿十四

宗正卿十五　太僕卿十六

集賢學士一

孔集賢殿書院學士　掌刋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内歳終則考課於外唐志　開元五年　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　六年　乾元院更號麗正脩書院置使改脩書官為麗正殿學士　十三年　改麗正脩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

知院事至德二年置大學士貞元四年罷大學士

元和四年 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

如開元故事

置酒集仙殿 張說進中書令詔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

授說大學士 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

賜渤海詔 張九齡始說知集賢院薦九齡可備顧問及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

該綜羣籍 蔣乂父蔣明擢集賢殿學士吳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蔣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散舛白

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四萬卷

補凌煙舊贊　蔣乂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纔數字命録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嘆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過是

詔問神策軍本末　會詔問神策軍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乂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蔣乂父子　爲學士儒者榮之

辭大學士　李泌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貞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以宰相兼學士　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采天下遺書

以益闕文褚無量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為之使因表盧僎陸去泰王擇從徐楚璧分部讐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讐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

帝西還從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為麗正殿有學士同上

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等為大學士李適等為學士薛稷等為直學士李適傳

宴私未嘗不預上官儀召授洪文館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草宴私未嘗不預本傳

省中盤石薛元超洪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

並直昭文館劉禕之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

郭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洪文館直學士文章固耐久武平一以字行兼脩文館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論詩工否鄭覃遷洪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戔戔願陛下不取也手未甞廢卷馬懷素兼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甞廢卷謙恭謹畏推為長者為弄辭悅帝沈佺期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悅帝還賜牙緋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賀知章開元中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中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

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此其爲間也元宗自爲賛賜之俾從丹地之遷佇繼緇衣之美一品集鄭畋制

當代所推舊史李揆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肅宗嘗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時人稱三絶

寫列女傳於屏風唐史虞世南授洪文館學士帝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見書門

上官詩體唐史上官儀太宗時授洪文館直學士工詩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見詩門

晚節學愈苦蕭德言兼洪文館學士德言晚節學愈苦見勤學門

御史大夫二

白泰官也應劭云御史之率故曰大夫周官宗伯之屬

有御史掌贊書御侍也戰國以爲糾察之官并典史官秦趙會澠池各顧大夫書其事秦有御史置大夫置領也亞相　憲臺　霜臺　栢臺　烏臺烏府職司

邦憲糾轄朝綱恪居司憲慎守國章弄印　無以易堯史記趙堯爲周昌侍御史人謂曰君之趙堯奇才必代君爲大夫昌曰堯刀筆之吏何至此哉後昌爲趙王相既行上持御史大夫印弄之視堯曰無以易堯者遂拜之諫漢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諫請從橋上

明灋杜延年明灋律拜御史大夫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居父官見上賜金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已歸上賜黃金六十斤安車駟馬立灋受辜鼂錯爲大夫請諸侯有過者削其地七國反遂誅之無文貶秩卜式爲大夫無文貶爲庶子冠鴛鷺之序奮鷹隼之威烏集

朱博字子元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朝興暮集因名烏臺謂之朝夕烏

朝夕烏見上

不灋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吏守之杜陵護親家事小吏冠灋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

孔御史大夫一人正三品掌以刑灋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百官志

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行奉乘輅車爲導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同上

龍朔二年改御史臺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武后文明元年改御史臺曰肅政臺光宅元年分左右臺左臺知百

司監軍旅右臺察州縣省風俗尋命左臺兼察州縣上同

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杜淹爲御史大夫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劾

奏易之等罪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罪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讐然元忠說猶皆被逐高

宗美其縣高智周爲大夫與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縣以情

自解劉仁軌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

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爲司寇大夫朝奏暮黜可矣薛登景雲中爲

御史大夫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
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
遂劾奏反爲主所誣出祁州刺史

耳目官固當特立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頗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眾禽之偶

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 思謙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邪

不喜爲繩察 韓思復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爲繩察

慨然論元載姦 崔渙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元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謹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植黨毀法爲通儻溫爲恕附下苟容乃幽國甲生術臣所未諭帝黜

然處大體不急細事崔縱爲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訟付成僚屬而已諫營大像蘇珦進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珦上疏切諫見納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缺冀朝隱得之李朝隱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取有素望每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崔隱甫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因往來或漏泄御繫之廚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天下以爲稱職崔隱甫帝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並本傳兄弟同時爲御史大夫李峴兄峘從上

皇峴翊戴肅宗以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

攝御史大夫 房琯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既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啣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慕組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綰性疎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本傳

制麻自中授 李栖筠元載當國恣横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擇可爲大夫者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咸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

劾元載厚 李栖筠華原尉侯莫陳怤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瓌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皆載所厚栖筠幷劾之

宴曲江獨不往 故事賜百官宴曲江

教坊倡顆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

推爲盛門 李叔明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

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 李元素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禄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

諫游畋 李絳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

繩治如平日 顔真卿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侍郎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摠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梐枑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所居守瀼度 薛苹加御史大夫所居守瀼度務在安人治身儉薄所衣緑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

傳八十九 **辱臺** 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植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而宣宗擇相盡書羣臣當遴者以名於器中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出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悒悒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乞致仕

隱然持重 敬括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

副相 杜牧行制

秩崇官不常置 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一品集

亞相之秩威重寵崇 白居易李昌元制

高位 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勳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

御史中丞 三

白中司　獨坐　耳目之官管轄之任　分路晉百官表曰中丞故事與洛陽令相過則分路而行　避車漢書典職云中丞過尚書郎避車執板揖車過乃去之　專席漢官儀云中丞朝會獨坐與尚書令司隷皆専席時號三獨坐　賜車馬馬嚴字威卿為中丞賜冠幘并車馬　漢推明習選在薛宣　晉擇重威任先庾峻　提舉邦憲糾轄周行　執憲提綱　糾職周禮　孔御史中丞二人正四品下百官志　龍朔二年改中丞曰司憲大夫同上　每讌集人以為榮李漢為中丞表孔温業為御史及漢晚見召温業已為中丞每讌集人以為榮　昭德火御史不至温造進中丞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蓋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

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造姦中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

辱天子侍臣 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有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行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

威望隱然 溫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偽官三十人

主

紀綱所寄 魏謩遷御史中丞發駙馬杜中立姦贓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謩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

三劾 崔從爲中丞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

李翛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為功至不治道輴車留滑撟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

劾大夫 蕭至忠長於擊斷譽望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請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則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慚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僚震悚

非大事不出使 宋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以數忤旨詔按揚州獄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爾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

李夷簡發揚憑貪 夷簡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驁侻始為江南觀察使冒沒於財夷簡為屬刺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

負勢 楊謹矜授御史中丞韋堅之獄王鉷等文致而謹矜依違不甚力鉷

恨之雖林甫亦不悅鉷父與誼矜外兄弟也故與鉷抑及爲侍御史繇誼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誼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

當時憚其持灋 呂諲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灋本傳

多與宰相駮異 竇參入為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

爲帝御 齊映授御史中丞從幸梁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歎

劾格詔輸獻 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

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

未繩輙肅 孔緯擢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讐中外聞風未繩輙肅

紀綱地官屬須選 高元裕進御史中丞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宏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隷本臺得專督察詔可

權中丞不三月即真 舒元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録囚元輿奏辯明審不三月即真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本傳

氣剛易疵 李紳牛僧孺輔政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

三世其官清節似

之盧奕拜御史中丞自懷愼與及奕三世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

抨彈之勇正當時

病杜牧中丞崔璪制

憲臺之長贊皇一品集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並省寺之貳皆為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重品秩未崇望昇為大夫之貳令不隅品亦與丞郎出入秩用以重其選增中丞品秩狀

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李華崔沔集序

權寵屏息朝章盛行崔沔為中丞數叅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粮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中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盛行同上集序

劾進羨錢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周仁陳小恐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効之

侍御四

孔侍御史六人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僚及入閤承詔知推彈雜事百官志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畧其姓名托以風聞其後御史嫉惡者少通狀壅絶十四年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狀題告事人姓名同上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任輕矣同上雜端大事法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小事常服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同上復朱衣豸冠温造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廡不聽

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拜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

具灋冠對仗 王義方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即上言陛下撫萬邦而有之寰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姦人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傾霜堅氷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府死狀具灋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户參軍

庭中樹 義方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價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

主聖臣直 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

乃解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徐有功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

朝廷肅然狄仁傑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乏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

按大獄据正不撓韋虛心遷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撓景龍中屬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原治其餘

出入天禁李嶠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風俗得失嶠上疏曰御史出入天禁厲己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慵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屈力効死矣

人吏畏讋呼爲皁鵰王志愔中宗神

龍中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爲治所居人吏畏讋呼爲皂鵰

伸難進抑躁求 陽嶠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表恕已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抨彈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

呈身御史 韋湊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湊謁已溫歸以告湊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湊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本傳

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崔咸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以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排郤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左右莫不壯之

習知瀘令 盧簡辭入遷侍

御史習知瀘令及臺閣舊事寶歷中黎幹子渭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貲田皆沒大歷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渭安得冒論不爲治

清要　李素立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户叅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校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匡拂時病磨切貴近　始以御史諫官在長慶寶歷之際匡拂時病磨切貴近杜牧高元裕制

南臺持斧　杜牧

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　爲御史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丈粹李華崔沔集序

烘堂　國史補御史臺官雖共坐絕言笑雜端先笑則合坐皆笑謂之烘堂

凝床　御史臺記曰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聚會則於坐南設横床號南床又曰凝床登此床者倨敖若凝焉

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侍御爲脆梨　言漸入佳味

臺院　御史三院一曰臺院

侍御史隷馬百官志郭宏覇遷左臺侍御史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宏覇獨後入憂見顔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

殿中侍御史五

孔殿中侍御史九人從七品下掌殿庭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隷馬正班列於閤門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元日冬至朝會則乘馬具報戴黑豸升殿廵幸則往來門旗之内百官志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張行成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鋭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鋭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張行成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

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供奉赤墀下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户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爾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邅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上書言進奇器乃治國之巨蠹柳澤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書奏玄宗稱善抨按不避近彊許景先遷爲左補闕宋顥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彊嘿則負官張鎰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譏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官人也衘之誣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

所安也遂執正其罪 **籍蕭本財** 韋博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罪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貲 **京尹避路** 王播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倖臣李實為京兆尹恃恩頗横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 **彈劾任職** 李邕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 **戴豸正殿之劾** 御史之舉職者國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劾杜牧行盧潘制 **嫉邪忿佞** 除殿中侍御史崔沔 **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 百官志 **綴供奉班出入** 後唐天成中御史臺奏每遇入閤舊例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祇候彈奏公事或南班失儀點不及今欲依常朝例帶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位仍各綴供奉班出入從之

監察御史 六

孔監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廂及百司綱目志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縣下第一人爲始出使亦然同上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無以觀能否乃命顓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同上神情爽拔可使推捕李義琛歷監察御史正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列傳自圖先鋒當矢石狀張仁愿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

政臺中丞 **昌言當世得失** 韓思彥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洪文館

御史耳目官 韓琬拜監察御史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源報則獘已甚移撽罷督乃聞詔可

帝從容問外以爲如何主 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外以朕爲如何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

蕭至忠劾蘇味道 至忠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

劾奏常先風教 齊澣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號稱職

知朝廷之尊 李勉擢監察御史時武臣𡽉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

生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

不樂檢局　柳渾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

軍中事多所諏訪　張建封馬燧表擢監察御史軍中事多所諏訪即表其能于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

磊落有氣節　段平仲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嗜酒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察無敢言平仲嘗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爲循默溺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

兄弟同臺　楊收兄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當世榮之

灋天下所共有　李素立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欲殺之素立曰三尺灋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

時譏其介　孔楨歷監察門無賓謁時譏其介

劾按不饒　李華遷監察御

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横滑華出使劾按不饒州縣肅然

方直彊白 勑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缺則於内外史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張徹宋申錫皆方直彊白可中御史章下丞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並可監察御史白居易張徹宋申錫監察御史制

送臨賀 徐晦楊憑得罪獨晦至藍田慰餞李夷簡擢監察御史

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慴州縣為不任職 韋思謙

天且旱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顔真卿事見雨門

奉使涉海風息 陸元方見海門

引對禁近 張嘉貞引對禁近后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

推雪寃獄 李尚隱擢監察御史睦州刺史馬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常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衆枉不爲申明

可乎因請行
果推雪其寃

秘書監七

白仙省 秘省 秘閣 蘭臺 撰皇覽王象為秘書監撰皇覽

著陽秋晉孫盛字安國為秘書監著三國晉陽秋 秘書丞魏志薛夏字聲太祖召之為秘書丞

博學有才太祖每呼之不名曰薛君常以事移蘭臺蘭臺自以優而秘書署耳謂夏不得儀夏報之曰蘭臺為外秘書為內閣一也何不相移之 內閣見上 典籍是司傅孫有蘭臺屈無以折自後遂為常

伯壓司晉傅汝司之典籍 司典典之後 秘署 仙室魏署蘭臺秘書署也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王融曲水詩序曰紀言事於仙室謂藏室也 典圖書 掌

秘奧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曰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之迹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散騎常侍崧文質彬彬思義通博歷位先朝涖事以穆宜掌秘奧宣明史籍

考同異 校古今

孔秘書監一人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少監為之貳 百官志

刊是圖簡 韋縚天寶初入為秘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縚刊是圖簡以善職稱列傳

秘書外監 賀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

專刊正事 顏師古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孰必暢本源

商略古今 虞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世南論議持正太宗嘗曰

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　一日並命（趙宗儒拜翰林學士時父驊遷秘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　司讎校登館殿（權德輿秘書郎壁記滎陽鄭君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至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盖善於其職而宜之）　御府（秘書外府也韓愈送鄭校理序義也）

著作八

白地居華省（職在修文）　著書東觀（漢班固著作爲東觀）　西觀（文士傳東晳除著作西觀造晉書創三帝紀十志）　五世（應奉讓著作表云自司隸校尉至臣父凡五世著作不絕也）　四部（晉李充字弘度爲著作于時典籍混亂分四部）　秘省史才　漢用史才任先

班固晉推經術選在李充並為著作郎漢推良史選在孟堅晉重名儒任先弘度官在芸香職惟筆削述作傅玄歎賦夏湛壞書張載字孟陽作濛汜賦太僕傅玄見其賦歎息以車迎載言談盡日載遂知名起家徵為著作郎陳壽好學善述著除著作佐郎當時夏侯湛等欲作魏書見壽所作乃壞己書孔著作局郎二人從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從六品上掌撰碑誌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百官志面折僚友劉禕之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為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子翼詈人人多不憾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許敬宗除著作郎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自稱不堪犇

奉陽城以著作佐郎召幷賜緋魚李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憊不堪犇奉惟哀辭泌不敢彊

撰百家類例孔至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剟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均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謂可傳及聞均語懼欲更增損述曰大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

東觀著述杜牧蕭孜制論譔之地唯才史是居禹錫謝男授著作表

換韋溫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

哀次經史蕭德言歷著作郎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文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

從伐高麗敬播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

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擂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已而果然　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劉元濟累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

校書郎九

白地惟蘭省職在芸閣　仙省　秘閣　芸署　典校讎校校文官　聯秘閣職在校文　官惟司典職在校文　眈美書　刪舊文蜀志曰卻正字令先安貧好學弱冠屬文遷秘書郎性澹於榮利尤眈意文章及當代美書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秘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著魏中經中書令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賦三都　著中經晉書左思三都賦絕人流之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作中經見上　掌三閣　定四

部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闕遺正定脫誤晉太原起居注曰秘書丞桓石綏啟校定四部書詔遷郎中四人各掌一部 別朱紫 澹榮利並見上注 沈約奏彈秘書郎蕭遥昌曰謹按長兼秘書郎臣蕭遥昌盛戚茂年升華秘館淑慎之跡未彰違墮之容已及宜寡徽納以肅朝風請以見事免遥昌所居官也 孔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掌讎校典籍刋正文章百官志 始調張九齡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為左拾遺 欽其賢徐岱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辨論明鋭座人常屈大歷中劉晏表為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為復禮鄉名達于朝 推蔭爲校書郎段成式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秘籍 校郎唐文粹李庾西都賦

九卿十

白惟月 月卿書云卿士惟月 象河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 九棘九卿皆樹棘爲位見周禮 三珪莊子楚昭王延屠羊說以三珪之位司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三珪 四至漢汲黯姊子司馬安巧宦四至九卿 再見史記虞卿躡蹻擔簦一說趙孝成王賜金百鎰再見上卿 列卿列寺

亞卿少卿卿才 卿佐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惟月之位代天之工 九列六卿 六命周禮王之卿六命

太常卿十一

白司禮 奉常古爲奉常寺漢曰奉常 赤車太常行陵赤車千乘 典三禮掌六

樂居九寺之先冠九列之首　奏妻後漢周澤字稚都爲太常清齋遇疾妻憐其老病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送詔獄吏爭之不聽語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日不齋醉如泥　拜子後漢桓榮從少傅遷太常明帝即位尊以師禮拜子爲郎乘輿至太常設几杖會百官天子親拜自執策　漢臣齋戒推於周澤晉失禮樂任在蔡謨　況當明聖之朝宜尊禮樂之任　當文思之代居禮樂之司　代天之工惟月之位　坐罪漢武時廣陵侯越人為太常坐廟酒酸論　劉太常後漢劉愷為太常議論常有正大義諸儒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孔太常罰

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百官志　龍朔二年改太常寺曰奉常寺九寺卿皆

曰正卿少卿曰大夫武后光宅元年復改太常寺曰司理寺同上立國之本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貳茲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迄今謂之清選白居易陳中師除太常卿制請以詔書市馬姜晦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詔可罷廄乃稍備諷鍾紹京讓中令薛稷遷太常少卿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讓以祠禱見寵王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肅宗立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請加宗廟籩豆韋縚開元時歷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時多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

巳多爲貴縚建言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以儒不職罷趙宗儒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闕白以儒不職罷爲太子少保部諸工立縣間馮定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隸於庭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玨玨以定對帝嘉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計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始視事庭設九部樂封敖爲太常卿始視事庭設九部樂教宴私第為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去帽親導母輿崔邠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荅鄭肅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荅遷太常

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韓文推公碑 定郊廟樂曲韋萬石累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宴會樂曲皆萬石與姚元辯增損之 贊道濟儀踰於四百元稹授趙宗儒太常卿制朕見天地朝祖宗哀勵祗嚴不克是懼惟爾肇自清廟逮于還宮贊道濟儀踰於四百俛伏趍數訖無違 選樂童舊史王涯爲太常卿尤選樂童事見樂門 振起廢禮元載忌楊綰奏爲國子祭酒清議益歸於綰上深知之未即罷仍遷綰爲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禮久廢藉綰振起之舊史

太常博士 十二

孔博士四人從七品上掌辨五禮按王公三品以上功過善惡爲之謚大禮則贊卿道引百官志 持議儒而不俚

呂才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繆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摭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

諸儒壯其節　蔣欽緒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帝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才稱其官　裴守貞授太常博士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

享廟奏樂　裴寬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善之請如寬議

裴守真射牲　高宗封嵩山事見犧牲門

據禮以對　柳冕德宗既親郊重詿祠事動稽典禮冕以禮部郎中攝博士與張薦及司封郎中徐岱蒼部郎中陸質脩飭儀矩帝疑

郊廟每升輙去斂覆及衆斂尺寸祝語輕重晃據禮以對本末詳明

追補容典 商盈孫擢太常博士帝將還宮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盈孫白宰相始乘輿西有司盡載神主以行至鄠縣悉為盜奪今天子還宮宜前具其禮時喪亂後制度雕悉追補容典皆盈孫折衷焉

藏天子祏常 楊収以詳禮學為太常博士因建言漢制揔百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祏常令旗為車飾隸太僕非是

建言七廟 尹知章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凉武昭王為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逺世非王業所因乃止

廟必有配 陳貞節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于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

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同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請以中宗爲別廟也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商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禘獻永序詔可榜逐禮史陸亘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銜府將冊皇太子草儀真忝議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元和新禮王彦威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為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撿討官彦失色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草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問不虛酬崔龜從太

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虛酬定敬宗廟室祝辭皇帝不可稱孝弟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大臣薨不於訃日輟朝乃在數日外因引貞觀時任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不知禮岑文本歿是夕罷警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故憫悼之切不可過時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

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習近類爾斯則可矣杜牧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光禄卿十三

白邵春德行鄉里諺曰鄉里恂恂邵伯春

孫湛清廉孫湛字伯雅為光禄以清廉見稱

首九列

摠三署庾氷集申樂謨詔曰光禄九卿列首且職典史署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爲光禄勲内則宿衛外摠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

經宫室

掌掖門揚雄光禄箴曰

經乃宮室盡為中外廊殿門闌限以禁衛漢書秦曰郎中令掌宮殿掖門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勲也後代因之五代史百官云至梁加卿字曰光禄卿除勲字 孔光禄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掌酒醴饍羞之政揔太官珍羞良醖掌醢四署百官志 龍朔二年改光禄寺曰司宰寺武后光宅元年曰司膳寺同上

衛尉卿十四

白官尊九寺職重八屯西京賦衛尉八屯警夜巡晝 馬光以忠慎見親光字仲仙 趙嘉以周密獲寵嘉字伯陽 嚴衛列卿入清近之地居警巡之 衛屯漢書衛尉秦官宮門衛屯也 兼官後漢鮑昱兼衛尉司徒丁寬兼云云 辭官

魏田豫為并州徵為衛尉屢乞遜位曰年七十而居位譬如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罪人也 禄賜親戚 身勞無惜吳志孫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嚴畯常為衛尉禄賜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續吳書曰陰興為衛尉每選將征伐身勞無所勞惜也 秦官也掌宫門衛屯兵之職尉者尉也古者兵獄之官皆以尉言所以尉羅姦非也漢因之景帝更名中大夫尋復為衛尉卿自王莽及後漢初並省之至獻帝復署魏晉宋齊因之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加卿字曰衛尉卿後代並因之唐武德初省之貞觀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司衛寺咸亨初復舊光宅

又為司衛卿神龍初復舊孔衛尉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器械文物揔武庫武器守宮三署兵器入者皆籍其名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曰司衛寺武后光宅二年又改同上善兵馮智戴授衛尉少卿帝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令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募兵綏銀論惟貞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閱旬衆數萬本傳願試一縣自效裴行立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

宗正卿十五

白恭惟天族掌以月卿本枝宗子庶子之官禮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

睦友慈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向方矣卿寺宗臣宗枝

子政之忠劉向字子政以至忠為宗室也路叔之慎劉德字路叔脩黃老術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拜宗正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敢娶當敦睦之代居糾綏之司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後魏注曰宗正卿多取同宗宗象河之秩糾盤石之宗職是維城詩曰宗子維城宗正周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周受命封建宗盟周封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掌王親屬秦漢因之漢平帝更名宗伯王莽改為秩

宗東漢復為宗正晉曰大宗正魏漢皆同姓為之晉以後雜用庶姓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加卿字除大字曰宗正卿北齊又加大字隋又除之唐初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宗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屬卿神龍初復舊凡宗正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領陵臺崇玄二署百官志武德二年置宗師一人後省龍朔二年改宗正寺曰司宗寺武后光宅元年曰司屬寺同上昏繆失對竇誕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繆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整訓屬

族杜牧李文舉制取自遠藩擢為宗正大則提舉羣吏洒掃守奉次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元稹李從易宗正丞敕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我唐光有天下二百餘年伯仲叔季幼子童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寺之職也長幼秩序盡委之於大宗正元稹李㧑授宗正卿等制明皇而下其屬未遠諸王在閤朕得其寒温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序盡委之於大宗正苟非能賢不敢輕授

太僕卿十六

白司僕一名司僕書穆王命伯冏僕正為周太僕正奉車夏侯嬰為沛公太僕以奉車數馬漢石慶為太僕從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而後對周用忠良任先伯

冏 穆王命伯冏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漢推廉正選在萬年 漢陳萬年爲太僕廉正善事人

守清近之臣 居僕御之任

吾之禦侮 後漢蔡彤次孫膂力過人入為太僕從至魯明帝入孔子廟至于路室曰此太僕之室也太僕吾之禦侮

廐馬充 晉郭展爲太僕心精於養畜是以馬充盛其後伐吳得以濟事

孔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 掌廐牧輦輿之政摠乘黄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行幸供五路屬車百官志

永徽中太僕寺曰司馭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僕寺 同上

還鄉賜錦袍 舊史張暐為殿中監太僕卿天寶初嘗還鄉上塚帝賜及錦袍贈綵乘馹就道

白孔六帖卷七十四

白孔六帖卷七十五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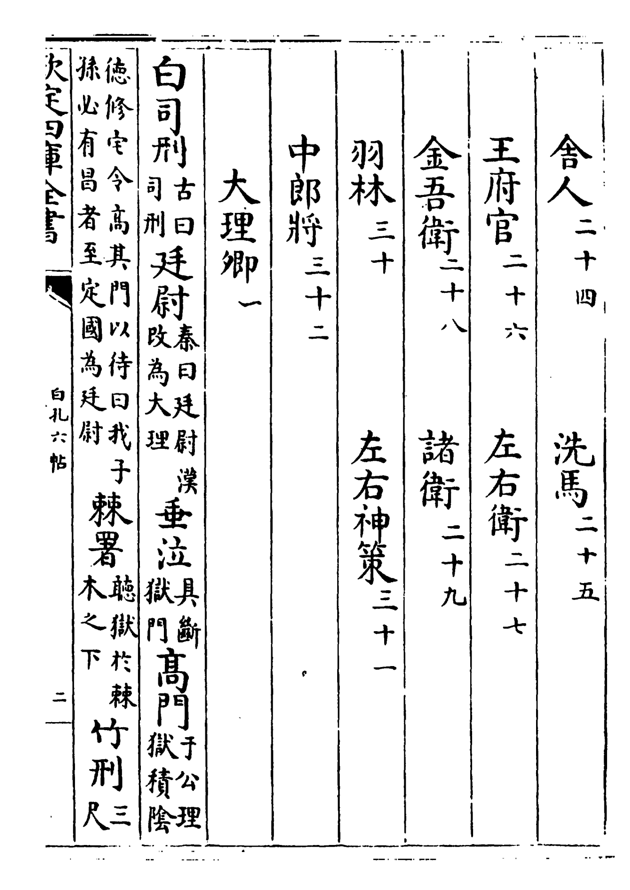
大理卿一　鴻臚卿二

司農卿三　太府卿四

殿中監五　國子監六

國子祭酒七　司業八

博士九　少府監十



舍人二十四　洗馬二十五

王府官二十六　左右衛二十七

金吾衛二十八　諸衛二十九

羽林三十　左右神策三十一

中郎將三十二

大理卿一

白司刑古曰司刑　廷尉秦曰廷尉漢改為大理　垂泣具斷獄門　高門于公理獄積陰德修宅令高其門以待曰我子孫必有昌者至定國為廷尉　棘署聽獄於棘木之下　竹刑三尺

官尊九寺任重三章郭氏七人吳家三代子孫並為廷尉漢用平允任先張釋魏推明察選在鍾繇况當慎罰之朝宜重典刑之法當恤刑之朝居執法之任舜命臯陶刑惟明允漢尊定國道在寛仁朱博恐為官屬所誣乃以意覆獄具議刑門天下之平高柔字文明魏明時為廷尉每曰廷尉天下之平

齊職儀云大理古官也唐虞以咎繇作士士理官也初秦置廷尉漢因之景帝改曰大理武帝又云廷尉哀帝又曰大理王莽改曰作士東漢又曰廷尉魏復為大理復改廷尉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加卿字曰廷尉卿後

並因之北齊初為廷尉卿後復為大理卿隋因之唐初因之改曰詳刑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曰司刑卿神龍初復舊孔大理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折獄詳刑凡罪抵流死皆上刑部覆於中書門下繫五日一慮百官志龍朔二年改曰詳刑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刑寺同上

清直戴胄大理少卿缺帝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尚書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溫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録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繇是無忌與校尉皆免

讞者布大信於人胄時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

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柰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恐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悟

參處法意至析秋毫 戴胄爲大理少卿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擿言若涌泉帝益重之

下之寬猛視主之好 劉德威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寛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非有教使然也

執法平恕方戴胄 張文瓘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數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

所守者公法 徐有功轉司刑少卿皇甫文備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

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薦張東之張東之傳后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之乃授司刑少卿

律令請崇寛簡韓仲良為大理少卿律令請崇寛簡不樂法家元稹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因謝所居官

禍福何常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更資以衣食遺之

諫馳射孫伏伽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帝悦

占對無不盡唐臨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録因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寛則失有罪惟是

司刑丞杜景佺徐有功並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制獄人折中以稱朕意

狄仁傑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稱之曰遇徐杜必生狄仁傑滞獄一萬七千人無寃訴遇來侯必死通典

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栢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曰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臣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因而免舊史

鴻臚卿二

白司賓一名司賓寺 漢尚勲賢寵崇郭況東觀漢記郭況為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魏推恒准選在崔林魏志崔林字德儒為鴻臚待遇諸外國約故事皆有恒准 况當柔遠之朝宜遵典屬之任典屬國鴻臚卿

蘇武為之 典客大行漢書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更名大鴻臚 賓贊漢蕭因為陳留太守入為大鴻臚不任於賓贊 掌蠻夷主胡漢書曰典客秦官秩中二千石

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山濤啓事曰鴻臚主胡事前後為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不審可否

掌四方夷 贊九賓禮 主儐贊九賓之禮 王莽初改曰典客東漢又曰大鴻臚其後並因之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除大字後魏又加大字北齊又除之隋氏因之唐初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同文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曰司賓卿神龍初復舊孔鴻臚寺卿一人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一署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為簿朝見辨其等位 第三等居武官三品之下第四等居五品之下第五等居六品之下

有官者居本班百官志海外諸蕃入朝所獻之物先上其數於鴻臚獻藥者鴻臚寺驗覆同上龍朔二年改鴻臚寺曰同文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賓寺同上選親兵巡警郭晞進鴻臚卿河中軍亂父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及晞選親兵巡警以備非常奸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樵貴帛賤劉義節為鴻臚卿時傾府庫為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為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唐史

司農卿三

白治粟秦曰治粟内史月卿大農金穀楊雄司農箴曰惟時大農爰司金穀

漢崇儒學選在鄭玄字康成徵為大司農晉寵貞廉任先崔氏晉崔

洪為司農手不執珠玉口不言貨財韓信歸漢漢以為治粟內史典農本藏不給末用漢毋將隆君房言大司農錢自供乘不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人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畧天倉國泉韓揚天文要集曰天倉者大司農也史游急就篇司農少御國之泉也司金掌帛楊雄大司農箴曰惟時大農惟司金穀績漢書曰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周曰太府莽改羲和周禮有太府下大夫鄭注云太府為王理藏之長今司農矣羲和見下文高詡方正牟融明達東觀漢記高詡字季回以文學徵而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年融字子優為大司農惟明達稱為明卿漢官儀云初

秦置治粟內史掌穀貨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羲和又改為納言東漢復曰大司農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加卿字除大字後魏又加大字北齊又去之隋氏因之唐初因之龍朔二年改曰司稼卿咸亨元年復舊孔司農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倉儲委積之事摠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及諸倉司竹諸場宮苑鹽池諸屯等監凡京都百司官吏祿廩朝會祭祀所須皆供馬籍田則進耒耜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司農寺曰司稼寺同上鄙其聚斂竇静授司農卿趙元楷為少卿静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

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云哉元稽大懋

倒用司農印追兵 段秀實 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憤恨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吾事成矣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廟之危不容喘乃遣人喻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死乃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

奪象笏擊朱泚 段秀實翌日朱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𧿹面匍匐走而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叢劇杜中立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為中傷左徙慶王傅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荅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六宫飱錢又初度支度六宫飱錢移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黄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百一出吏不得為奸遂以為法同上杖而後奏韋機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十疋謂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須奏也農天下之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元稹裴武授司農卿制農天下之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代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在兹選

太府卿四

自梁已前無太府故事其文章並闕令既列在九卿之數特存其序

事應作文章且亦可參諸司農之事用也

白司府古名少府亦曰司府序位列月卿職司天府漢用公勤任先蔡議魏推清白選在常林況當貢賦之日宜重帑藏之司居監臨之官典出入之務領貢獻於四方彼無虛月掌財用於五庫我有司存須藏用之府周禮太宰貢之入頒藏用之府受藏受用太府周官也周禮曰天官屬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受其貨賄之入掌府藏貨賄秦漢以下不置其官職所司在司農少府矣至梁始置太府卿陳及魏北齊隋皆因梁置之唐龍朔二年改為外府卿

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府卿神龍初復舊孔太府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財貨廪藏貿易總京都四市左右藏常平七署凡四方貢賦百官俸秩謹其出納賦物任土所出定精麤之差祭祀幣帛皆供焉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太府寺曰外府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府寺中宗即位復曰太府同上聚九州之賦辨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孰為主者外府上卿裴武太府卿制白居易爲人嚴慤李襲譽召為太府卿為人嚴慤以威肅聞尹卿筆尹思貞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只畏尹卿筆物經楊卿者無不精麗楊隆禮開元初為太府卿時御府財物羨積如

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物經楊卿者無不精麗歲常覈省數百萬本傳

任職二十年楊隆禮任職二十年九十餘卒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謹餘謹矜謹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謹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

殿中監 五

孔殿中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掌天子服御之事其屬有六局尚食尚藥尚衣尚乘尚舍尚輦凡聽朝率屬執繖扇列於左右大朝會祭祀則進爵行幸則侍奉仗內驂乘百官志武德元年改殿內監曰殿中省龍朔二年曰中御府監曰大監丞曰大夫

陪燕私姜皎明皇即位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內陪燕私詔許捨敬坐與妃

嬪連榻間擊毬鬬雞呼之不名也賜宮女廐馬及他珍物前後不勝計玩佳樹令徙植其家帝在殿庭玩一佳樹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懐貞等皎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進圭進爵元稹韋度度制殿中丞摠六尚以供名物當進圭進爵之時不可虚位

國子監六

白成均國子監也太學國學當文理之朝奉成均之職不朝漢時吳王年老以劉氏為祭酒授几杖不朝祭酒講學漢王莽以安車駟馬迎龔勝為祭酒議學傳經戴逵為儒林祭酒刻石傳經漢擢荀卿晉選劉毅並為祭酒也

國子祭酒七

白書 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周受命封建宗盟百官春秋云周封兄弟之國十有六同姓之國三十有五馬始選宗中之長而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為祭酒掌主親屬也漢秦因之漢平帝更名宗伯王莽改名秩宗東漢復為宗伯至晉以庶姓為之大祭酒漢魏皆同姓為之晉以後雜用庶姓梁加御除大字北齊又加大字隋人除之

漢 高祖七年自櫟陽從長安置祭酒官以序之族劉向字子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為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爲祭酒劉德字路叔脩黃老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祭酒丞後為祭酒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

東觀 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為祭酒劉般字伯與代名忠孝在朝竭忠建初元年拜祭酒也

續漢 祭酒一人秩二千石掌叙錄王國嫡庶之從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上宗室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請

孔國

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掌儒學訓導之政摠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筭凡七學天子視學皇太子齒胄則講義釋奠執經論議奏京文武七品以上觀禮凡授經以諸經各為一經兼習孝經論語老子歳終考學官訓導多少為殿最百官志

引學官皆名儒冠陽嶠為國子祭酒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為學官皆名儒冠

當得名儒楊綰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踈薄之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而天下士議益歸綰

請崇太學以立教本蕭昕擢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立教本帝悟其言詔羣臣有籍於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

論罷蚶菜孔戣歷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為朕求之度以戣對即拜嶺南節度使

請

以祭酒為太師氏 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以祭酒司器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

孔子碑 馮審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五經

掃地 祝欽明為國子祭酒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司業八

孔司業二人從四品 百官志

誦鹿鳴蟋蟀篇 山惲累遷國子司業景龍中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徧為伎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

修講舍 陽嶠遷國子司業嶠資諠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為善職

生徒斤斤 陽城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

久不省親者予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官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左師右師歸崇敬請以司業為左師右師從四品三世司業孔穎達為右庶子兼司業子志亦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為司業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本傳

博士九

白秦官董仲之文辭史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伏生之經學伏生濟南人也為秦博士學官當文明之代居學校之官孔國子博士五人正五品上掌教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五分其經以為業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六十人暇則習隷書國語説文字林三倉爾雅每歲通兩經求仕者上於監秀才進士亦

如之學生以長幼為序習正業之外教吉凶二禮公私有事則相議百官志 龍朔二年改博士曰宣業同上 廣文館博士四人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同上 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同上 冗不見治韓愈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本傳 上書言當世事朱朴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不報本傳 師屬博士師屬也韓文

少府監 十

孔少府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下掌百工技巧之政揔

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五署及諸冶鑄錢互市等監供天子器御后妃服飾及郊廟圭玉百官儀物凡武庫袍襦皆識其輕重乃藏之冬至元日以給衛士諸州市牛皮角以供用牧畜角筋腦革悉輸焉百官志

龍朔二年改曰內府監武后垂拱元年曰尚方監同上

舉劾

宗室皋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鍔官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皋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哉舉劾之並錮死

將作監 十一

白大匠 漢以監為大匠

漢尊任隗始爲置員 東觀漢記建武八年始置將作大匠自任隗始

晉寵王彬且聞賜爵 晉書王彬為將作大匠

省費 漢書英仲華為大匠

度用省費躬親後漢陳伯直為將作大匠桓帝崩營陵寢皆親作工為士卒先問吏宮人數魏志楊阜為大匠御時治宮殿發女充後宮庭阜欲上疏請省宮人不見卒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官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乃與小吏為密乎帝聞而驚憚

孔

將作監一人少監二人掌土木工匠之政揔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百工等監大明興廢上陽宮中書門下六軍仗舍閑廄謂之內作郊廟城門省寺臺監十六衛東宮王府諸廨謂之外作自十月距二月休治功自冬至距九月休土功凡治宮廟太常擇日以聞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將作監曰繕工監咸亨元年曰營繕監天寶十一載改大匠曰大監少匠曰少監同上多所賫賞姜確為將作少匠護作九城洛陽宮

及諸苑籞以幹力稱所費賞游幸無不從多以工巧進袁恕已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啟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創以媚上不斥之亡以詔德

修洛陽宮竇璡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筭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

軍器監十二

孔軍器監一人正四品上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揔署二一曰弩坊二曰甲坊百官志

武德初有武器監一人七年廢軍器監八年復九年又廢開元三年置十一年復廢十六年復同上

邊備脩舉

韋湊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修舉

都水監十三

孔都水監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摠河渠諸津監署凡漁捕有禁溉田自遠始先稻後稑斗門長節其多少而均焉府縣以官督察百官志武德初廢都水監為署貞觀六年復為監改令曰使者龍朔二年改都水監曰司津監武后垂拱元年改都水監曰水衡監使者曰都尉開元二十五年不隷將作監同上二伯益

唐史杜佑曰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

司天 十四

白太史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日官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太史也底日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注位如卿而不在六卿之數故曰居卿底致也平致也掌日之官司天之吏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率由舊典欽若昊天齊七政於銅渾視四時於玉律職非其才則必昏迷天象官宿其業所以敬授人時頒正朔授人時掌邦六典授歲四時日月星辰乾象不忒分至啟閉歲功有成書雲之史窺管之官二十四氣三百六旬協時月正日書月令孟春命太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

常歷推察也候占候也宿二十八宿也離猶歷也七曜為經二十八宿為紀初謂孟春歲首也虞書

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和氏掌天地日月之官辰日月所會也歷象分節也人代天工史分日月鳳凰之正傳曰少昊氏以鳥名官鳳凰氏歷正也注鳳凰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頒朔周禮太史頒朔於邦國當同文之朝思稟正朔奉太史之職宜察天時行夏之時從周之典渾天儀張衡字平子為太史官遂研窮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以漏水轉之於室內與天相應若符合南正高陽命南正重司天式敘三辰晉書曰高陽命南正帝嚳亦式敘三辰唐虞則羲和夏則昆吾殷則巫咸周則史佚魯梓慎宋子韋齊甘德鄭裨竈魏石申其巫咸高石之說後代所宗

廢職 十五

白夏書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沈湎於酒廢天時亂甲乙俶擾天紀紀文也擾亂也遐棄厥司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國典也先後謂歷不合天時有太先太後殺之無赦也星辰不覩焉知天道既不勤於視夜必有失於授時罪既彰於亂日職徒列於觀天正朔失序實亂人時

尚衣監 十六

白復陶 陶正傳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注陶正復陶也主君上之衣服齊三服官

漢元詔罷齊三服官注春獻冠幘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害女工之物無作**哀詔齊三服官織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宜皆止無作輸納也**灋天地之數舉冬夏之宜**丞相蕭何御史大夫周昌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及兆人能法天地順四時奉宗廟天下之大禮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奉一時制可注云各主一時禮物朝祭事

光祿大夫 十七

白門施行馬漢官儀光祿大夫秩用二千石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傳呼甚寵**漢王仲翁出蒼頭盧兒傳呼甚寵蕭望之守門顧望之謂曰不肯碌碌反抱關乎望之曰人各有志**白**

馬生漢張湛為光禄大夫數諫上常乘白馬每有興政上輙曰白馬生且復諫者矣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十八古官也銀章青綬

白承華太子門名文選曰遵彼承華又曰高步承華皆謂天子諸宫　博望太子苑名　東朝太子朝也文選曰東朝既建　教事　諭德　輔翼禮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以歸諸道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故教諭而德成也　司業　司成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注貞正也司主也言樂正教以業父師教以成　元良之輔教諭之司並見上注　襁褓之訓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在襁褓之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去邪人選端士太子見正言

行正道三代長久以其輔翼之羽翼之賢漢惠為太子用張良策迎四皓四皓來為太子客高祖見之心觧尊敬詩曰尊敬師傅又漢詔曰國之將興尊師禮傅也迎於崇賢晉東宮故事皇太子詣崇賢門迎師傅講於宣武晉山濤為太傅講於宣武堂乘步輦導太子親拜晉賀循字彥先為世儒宗除太子太傅命皇太子親往拜之奉觴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宣帝置酒太子躬奉觴以為壽上甚嘉之漢擇名儒任先疏廣晉崇碩德選在山濤況當尊敬之朝宜慎父師之選當元良之日居輔翼之司屬監撫之餘敦師資之本鮑魚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發嗜鮑魚望曰鮑不登於俎安有非禮之物養太子哉孔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掌輔導皇太子

每見迎拜殿門三師答拜每門必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太子出則乘路備鹵簿以從百官志

請朝願留　張茂昭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

召訪政理　趙宗儒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年八十官太師　顏真卿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本傳

年八十

升降如儀盧鈞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讓田于志寧無太子少師俄遷太傅讓田見賞田門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十九

白少傅漢置太子少傅東觀漢記桓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輜車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之榮是稽古之力小輦晉山濤為少傅拜太子求退帝賜小輦乘之以訓太子也漢用名儒任先疏受受為太子少傅晉推碩德選在羊公羊祜字叔子孔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掌曉三師德行以諭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百官志冀得效愚鄙李綱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

得效愚鄙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惎間太子覽書不懌

以政事詣東宮　李綱為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閤門以政事詣東宮

以老乞身　張行成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宫女黄金器勑勿復辭行成固請

月益仙韶院錢　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禄賜為僮婢盗有貧不能自存帝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

卒輔吾兒　李綱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賴其入不克讓

始詣東宮　房玄齡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罷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

孔太子賓客四人正三品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宴會則尚齒百官志

貞觀十八以宰相兼賓客開元中定員四人同上

左右太子

李固言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居調護地非所宜詔改他王傅

調護春闈

夫望優四皓然後能調護春闈白居易趙昌制

以安車召拜

武攸緒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杜謹孟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

言天下大本

鄭肅力學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

愛弛為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

詹事二十一

白漢竇嬰字王孫孝景帝即位為詹事孔霸字次孺宣帝時以經授太子詹事晉記卞壼字望之遷太子詹事代栖壼載斷朝實忠於事上漢官儀詹事秦官也秩二千石晉公卿禮秩太常始立之云云齊職儀品第三銀章青綬擬尚書令位視領將軍孔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掌統三事十率府之政少詹事為之貳百官志論者多其正馮定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曰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論者多其正貟外詹事嚴挺之徙絳州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

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

太子順納劉憲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儲副若有絶人之才非以尋摘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元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

諭德二十二

孔左右諭德正四品下掌諭皇太子以道德隨事諷贊皇太子朝宫臣則列侍左階出入騎從百官志

官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騎省也清班優秩所選非輕白居易元稹制

東朝諭導杜牧鄭鎔制

庶子　二十三

白掌侍從獻替　職授八舍八次八舍之職班同三舍擬侍中中書侍郎班次同受命天朝入侍儲幄顏含秦寵蒙恬　晉尊孔演演傳授經學並為庶子宮官稱陪臣晉鄭默字思允與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太子體皇極之尊不同列國官皆天命遂從之孔左庶子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右庶子掌侍從獻納啓奏于志寧加常侍太子左庶子是時建議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當輔以正道帝嘗謂志寧曰古者天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性成今太子幼沖當輔以正道無使

邪僻启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

諫多任官官 太子左右多任宦官志寧諫曰奄宦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為戚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顒為侍中陳德信為開府内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凌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為恠太子益不悅

更日侍讀東宮 崔神基長安中轉太子右庶子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更日侍讀

輟卿以佐太子 杜正倫帝詔正倫曰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謹之勉之他日又言朕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察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

深宫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兾裨益之

奉入同職事三品 王方慶直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弘為崇沛王為太子更賢為文今東宫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恊舊典制可

時稱有公望 錢徽任左庶子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

賜鍾乳 高季輔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

所薦豪俊士 薛元超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鄭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

左右中護 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通典

屏居

恬靜趙宗儒罷為太子右庶子屛居恬靜奉朝請而已典機劇許敬宗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

舍人二十四

白屬文宋書王僧達善屬文帝召見德陽殿拜舍人獻頌潘尼字正叔為太子舍人時獻釋奠頌南土之望晉書傾榮南土秀望為太子舍人起家張華起家為太子舍人以授經拜景帝使晁錯詣伏生授尚書還拜太子舍人置驛迎賓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常置驛馬迎賓客孔太子舍人四人正六品上掌令書表啟諸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啟其封題皆上右春坊通事舍人以進百官志來李李義府侍晉王為太子除舍人崇賢

館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

洗馬 二十五

白朝推文士選在陸機機起家為太子洗馬時號玉人擢於衛玠晉衛玠為洗馬時人號為玉人孝聞晉李密字令伯為太子洗馬事祖母劉氏以孝聞先馬漢百官表曰洗馬員十六人秩如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勾踐為夫差馬先或為洗

王府官 二十六

白劉寔以祭酒遷晉書遷為廣陵王師阮孚以尚衣領晉書阮孚為吏部東郡王師孚字遥集張昭爲長吏侍宴升堂吳記麗秀為司馬位加

輔國加輔國將軍被刑申公傅楚太子戊無道疾申公及為王胥靡申公腐刑也減死王式翁思為昌邑王師王無道羣臣以不輔導誅式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云云書奏減死也戒子孫王吉為昌邑中尉以數諫王得減死髡戒子孫毋為王國吏及子駿還趙內史棄官重師傅清河王慶傅衛訢私贓千萬詔案治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唯知聽從不意有此糾察上嘉其對

孔王府傅一人從三品掌輔正過失友一人從五品下掌侍游處規諷道義記室參軍事二人掌表啓書疏百官志

居府出入十年房玄齡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轅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恠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

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檄駐馬即辦

文約理盡王佐才 杜如晦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時府初不著藁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

賦詩尤工 杜淹秦王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常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 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薛收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戒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今賜黃金四十挺 小記室 薛元敬武德中為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棄官 郝處俊再轉滕王友恥為王府屬棄官去 以重吾府 韋思謙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為

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 **賴卿師矩** 劉禕之拜相王府司馬帝謂曰
屈公為數旬容以重吾府
卿家忠孝朕子賴卿師矩 **識遠文詳** 韋湊入為相王府
冀蓬在麻不扶而挺也 屬時姚崇無府長
史嘗曰韋子識遠 **王得自擇** 劉贊秦王從榮握兵而驕
文詳吾恨晚得之 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
以輔翼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自擇秦王即
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為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五代
史 **天下無雙** 張薦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
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
吾之相如 盧照隣調鄧王府典籤王
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 **郎家二賢** 郎餘令
見松栢
門 **舉五孝** 趙洪智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
福殿洪智舉五孝見講論門 **甚見尊憚** 蘇良
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
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 **不事江**

滕將號江安主元祥性慵遨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當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將號　撽雞雞門

左右衛二十七

孔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從二品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揔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職皇帝御正殿則守諸門及內廂宿衛仗非上日亦將軍一人押仗將軍缺以中郎將代武德五年改左右翊衛曰

左右衛府百官志交戟之下周廬肅然白居易李演左衛上將軍制八屯之警巡士卒之勤惰爾為其正盡得察之同上恐唐官以射為耻泉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帑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内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玉鈐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恐唐官以射為耻不如罷之后嘉納宿衛三十年薛平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本傳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為之韋湊遷右衛大將軍玄宗問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為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尋徙河南尹延入閤語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玄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遇休沐往往馳召

金吾衛 二十八

白金吾 緹騎百官志金吾緹騎二百 爪牙之軍予王之爪牙 輦轂之衛 環衛 警巡西京賦曰警夜巡晝 嚴衛禁兵 統勾陳之衛權蘭綺之 歎後漢光武帝歎曰仕宦當為執金吾 贖罪楊淮奏梁冀叔父執金吾制以三月之俸贖罪 環列之尹 中尉 有式道漢百官志中尉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有式道左右中注云式道持麾至宮門門乃開 孔左右金吾衛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南衙宿衛官將軍以下及千牛番上者皆配以職大功役則與御史循行百官志 龍朔二年改左右候衛曰左右金吾

同上摧擿姦伏宗室晦遷金吾將軍摧擿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多識舊儀宗室若水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多識舊儀每宣勞揖贊進止閑華有可觀者三至左金吾大將軍張暐再為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晝夜循行田仁會還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估有羸輒入之官人以為尚名然資彊摯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發廷中擿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劾巫從于邊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劾徙于邊領禁兵戍咸陽張獻甫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捕惡少優戲杜中立歷左右金吾衛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呵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箠死大言國有直臣張萬福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

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陽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

執金入侍杜牧王釗訓 伺察城中細事德宗時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唐舊史

諸衛二十九

白傳曰潘崇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李將軍李廣嘗夜獵至覇上亭長呵止之從者曰故李將軍亭長曰今將軍猶不可況故也李廣遂宿於亭下

分職環衛重名冠軍

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

孔左右驍衛掌司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豹騎番上者分配之凡八兵守諸門左皇城四面宮城內外則與左右衛分

知助輔武德五年改左右驍騎尉曰左右驍騎府龍朔二年省府字左右武衛掌同左右衛凡熊渠番上者分配之左右威衛凡羽林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主守則知皇城東面同上龍朔二年左右威衛曰光宅元年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豹韜衛曰左右領軍衛凡射聲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主守則知皇城西面同上龍朔二年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咸亨元年改左右武衛曰領軍衛武后光宅元年左右領軍衛曰左右玉鈐衛同上左右監門衛掌諸門禁衛及門籍文武官仗及監門衛以帳報内門凡朝參奏事侍詔官及繖扇儀仗出入者閲其數以物貨器用入宫者有籍有傍左監門將軍判入右監門將軍判出月一易其籍行幸則率屬於衛門監守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朝日領備身左右升殿列侍親

射率屬以從並同上龍朔二年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後又曰千牛同上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秦叔寶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加志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臨難不屈劉洪基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洪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典衛屯兵阿史那杜爾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於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宿衛四十八年阿史那忠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脫巾固諫執矢思力授左領軍將軍帝逐鹿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後優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乃止佩大橫刀王及善除右千牛衛

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揀擇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累從

征討 柴紹高祖即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

歷二百餘戰 秦叔寳拜左武衛大將軍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

解金帶

投地 皇甫無逸轉右武衛將軍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解金帶投之地餘見忠門

安

坐遣人為彈琵琶 柴紹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冦邉虜據高射紹軍紹安坐遣人為彈琵琶見謀畧門

毒酒 楊思訓從幸并州右武衛大將軍慕容寳節夜要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寳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寳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毒藥人者重其法

羽林三十

白羽林漢置羽林郎　嚴衛禁兵　羽林衛　良家漢羽林材官取三輔良家之子

自給發馬　孤兒漢羽林諸孤兒並父死子代皆武帝時擊匈奴死子孫不能自活養於羽林　孔左

右羽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三人從三品

掌統北衙禁兵督攝左右廂飛騎儀仗大朝會則周衛階陛廵幸則夾馳道為內伏凡飛騎番上者配其職有

勑上南衙者大將軍承墨勑白》於金吾引駕仗官與監門奏覆降墨勑然後乃得入百官志　國家設

十二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自諸

衛而移鎮者謂之美遷白居易王元輔制　掌勾陳而護建章備

廵警而嚴羽衛同上　軍有羽林用瀍星象統之介士以拱

宸居李彦佐制統良家之騎士訓期門之材官王士則制誅二張李多祚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慨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今在東宮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廹宗社國家興廢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荅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謀興兵於禁門之內立侍於交戟之中杜牧張直方制論奏衎衎有大臣風李景略遷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衎衎有大臣風李聽為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餘節度使門

左右神策三十一

孔左右神策軍掌衛兵及内外八鎮兵百官志左右龍武神武神策號六軍貞元二年神策置大將軍十四年置統軍始殿前左右神威軍號天威軍八年廢以軍隷神策有馬軍步軍將軍及指揮使等以大將軍知軍事天復三年廢神策四年復同上募材勇以代士卒柏良器入為左神策大將軍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坐闌入柏良器坐友人闌入换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同上北

洛親兵夾峙宫省杜牧梁榮幹制

中郎將三十三　秦官也

白銀章青綬魏晉官品云冠服如將軍冠鶡漢官儀曰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中郎將冠鶡取其贄也建節漢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至蜀屬太守已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持漢節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杖節毛盡而不失

白孔六帖卷七十五